

纪念马汉麟先生 论文集

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汉语教研室 编



K825.5 P
2

纪念马汉麟先生学术论文集

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



NLIC2970007055

南开大学出版社

纪念马汉麟先生学术论文集
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2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73千

印数:1-1000

ISBN 7-310-01113-9

H·143 定价:14.00元

序

汉麟逝世已经 20 年了。他一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时间最长，教学上和科研上的功绩都很显著。现在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们编了这部论文集来纪念他，这是和他生前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

1960 年，他曾以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组名义编写了《古代汉语读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汉麟语言文字论集》，由德熙选编并作序。现在著者、序者都已逝世，感时抚事，黯然神伤，正是“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

翻阅《论集》中《古代文化常识》部分，汉麟对“名”与“字”，以及“箸”与“桡”作了生动的、深入浅出的解释。我由此想起我在 1991 年曾经提出古代汉语应如何研究的问题，说：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自然语言，也就是一种具体存在的或是存在过的语言。可是古代汉语当时说的情况，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不但是上古三代的人怎么说话，我们不知道，就是宋元时代的人怎么说话，我们也不太清楚了。我们的分析对象只能是古代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或者说只是一种书面语言；而我们研究上的要求，却是应当深知某时某地的自然语言的情况。

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时，有一件事极容易忽略，那就是我们之所以能理解古代汉语书面语，是从现代的自然语言逆推上去并依据一些训释然后才理解的。我们所以理解古汉语要比外国人容易得多，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就是这一古代语言的子

孙语言。古代汉语下头有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这是具体存在的自然语言，是古代汉语演化出来的子系统；而古代汉语上头还有一个更大的系统，这就是汉藏语系。汉藏语系除汉语外，还有侗台、藏缅、苗瑶三个语族。这三个语族又各自有方言。上古汉语音韵、词汇、语法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更大系统的对比研究中得到深一层的解释。现在举汉麟所解释的“名、字”，“箸、桡”为例。

关于“名、字”，汉麟说：

古人有名有字。旧说上古婴儿出生三月后由父亲命名。

男子二十岁成人举行冠礼（结发加冠）时取字，女子十五岁许嫁举行笄礼（结发加笄）时取字。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

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

又如颜回，字子渊（《说文》：“渊，回水也”。回是旋转的意思）。有的名和字是同义词，例如宰予，字子我；樊须，字子迟（须与迟都有待的意思）。有的名和字是反义词，例如曾点，字皙（《说文》：“点，小黑也。”引申为汙的意思）。

又：“皙，人色白也”）。有时候我们看不出名和字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语义变迁的缘故。

这里至少可以提出两个深一层的问题来：第一，“名”与“字”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第二，“名”与“字”为什么一定要在意义上相联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叫不出一个东西的名称，就等于不认识这个东西。古代人类社会认识这个世界，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对万事万物都给起了名字，留下自己认识的标志，所以孔子、荀子等古代思想家都很重视“正名”工作。所谓“名”，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语词”。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名”，所以婴儿出生后也当起个“名”。但原始汉藏语中有的方言不叫“名”，而叫“字”。“字”是“生育”的意思（《广雅·释诂一》：“字，生

也。”)。有的方言叫“诞”。“诞”也是“生育”的意思(《广韵·旱韵》:“诞,育也。”)。汉族古代的风俗,一个人要起两次名字,出生起一次,到成人有生育能力时再取一次。为了和第一次起的名相分别,第二次起的称为“字”。所以“字”也是“名”,因而同一个人的“名”和“字”在音上不相同而在意义上必须有联系。夏商之际有了文字之后,那时只称“文字”的“字”为“书名”(意即“书写的名”),“书文”,或简称“文”,以与第二次命名为“字”的“字”相区别。秦朝以后才称“文字”为“字”。

许慎《说文解字·叙》:“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段玉裁《注》:“字者乳也。《周礼·外史》,《礼记(按即《仪礼》)·聘礼》,《论语·子路篇》皆言‘名’;《左传》‘反正为乏’,‘止戈为武’,‘皿虫为蛊’皆言‘文’,六经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书文字’,此言‘字’之始也。郑注二《礼》,《论语》,皆云:‘古曰名,今曰字’。按,‘名’者自其有音言之,‘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彩。用现在的话来说,“名”就是言语中的“字”,只有音和义;“文”和“字”就是纸上写的“文字”。汉朝刘熙著《释名》,其实就是“解字”,不过他所解释的是言语中的“字”,有声而无形,所以他只能用“声训”的方法来解释。段玉裁说“六经未有言字者”,是说秦以前称写在纸上的“字”为“文”或“书名”、“书文”,不称“字”;六经中的“字”只有“怀孕”、“生育”、“乳哺”等义,与“名”的意义无关。但在这里,段玉裁乃至郑玄都有疏忽的地方:古人在本名之外再取一个与本名意义相关的第二个名就叫“字”,可见“字”还是和“名”的意义有关的,只是它不指“文字”而已。

全部藏缅语“名字”的说法跟汉语“名”的说法同源。汉语“名”的音韵演变程式如下:

“名”* 〈mjɪŋ〉 〈mjæŋ〉 广州 meŋ²

藏缅语“名字”的说法如下：

“名字”藏文 miŋ 缅文 na²mao² 景颇 mjiŋ³³ 载瓦 mjiŋ⁵¹

一部分侗台语“名字”的说法也跟汉语同源：

“名字”仡佬 me: ŋ² 莫家 miŋ² 武鸣 miŋ² 龙州 miŋ²

黎语“名字”说做 pheŋ¹，声母 ph-当从 *m-演变而来。有藏缅语为证，侗台语这些“名字”的说法并不是汉语借词。但藏缅语中哈雅哈尼语称“名字”为 tsho⁵⁵mjo⁵⁵，直译应为“字名”。tsho⁵⁵的说法跟台语“名字”的说法同源，而台语“名字”的说法跟汉语的“字”同源。汉语“字”的音韵演变程式如下：

“字” *dzjəŋ⁶ > dzi⁶ > 广州 tsi⁶

台语“名字”的说法如下：

“名字”泰语 tɕhɯ⁶ < *dz- 傣西 tsw⁶ 武鸣 ɣɕ⁶ 剥隘 ɣw⁶

古时候女子出嫁称“字”，泰语“媒人，媒婆”称 sw⁵，和汉语“字”也同源。

苗瑶语“名字”的说法也和汉语“字”同源：

“名字”石门 ntsi⁵ < *mpwtsæu²

汉语“诞”字也有“生育”义。《后汉书·襄楷传》：“昔文王一妻，诞致十子。”“诞”的音韵演变程式如下：

“诞” *^ɕdan > ^ɕdan > 广州 tan⁵

侗水语“名字”的说法和汉语“诞”字同源：

“名字”水语⁷ dan¹ 佯黄 dan¹ 毛南 dan² 莫家⁷ dan⁶

上举“名、字”一例，从小的方面说，证明了“字”也是“名”；从大的方面说，证明了汉藏语系必须包含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在内，并不像美国学者白保罗所说，只包含汉语和藏缅语。

关于“箸、挟”，汉麟说：

筷子古代叫箸，但先秦时代，吃饭一般不用筷子。《礼记·曲礼上》：“毋搏饭”，意思是不要用手把饭弄成一团来

吃，可见当时用手送饭入口的。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则用筷子。《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桠”，孔疏：“以其菜交横，非桠不可。”桠就是一种筷子。大约到了汉代才普遍用筷子。《汉书·张良传》：“请借前箸以筹之。”

按安阳殷墟 1005 号墓曾发掘出青铜筷子 6 支。湖北长阳县清江香炉石遗址，在商代中期和春秋时代的地层中都有筷子出土，有骨制的，有象牙制的。这时的筷子不是用来吃饭的，而是用来夹菜的，所以称“桠”，不称“筷子”，也不称“箸”。甲骨文未见“桠”，但有“夹”字。称“箸”大约开始于战国间（汉时有的方言仍称“桠提”）。现在全国汉语方言大体都称“筷子”。“筷子”的说法起源很晚，宋元犹称“箸”。现在只有温州、厦门、潮州、福州等方言称“箸”。“箸”的音韵演变程式为：

“箸” * trjag^o > tjwo^o > 广州 tsy⁵（但说作 fai⁵ tsei³）

“箸” 福州 tɕy⁶ 潮州 tw⁶ 厦门 ti⁶ 梅县 tshu⁵

不少藏缅语也保存着“箸”的说法：

“筷子” 藏文 za-thur 缅文 tu² 桃坪羌 duə³³ 碧江怒 dɕu⁵⁵

汉语“桠”的音韵演变程式为：

“桠” * kiap_s > kiep_s > 广州 ka:p^oc

美国学者柯蔚南（Weldon South Coblin）在他所著的《汉藏语系词汇比较手册》第 71 页上（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P. 71.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18, 1986）用藏文 Khjab-pa, skjob-pa, bskjab 等和汉语“桠”（筷子）对应，恐怕是错误的，因为藏文“筷子”自有 za-thur 的说法，而藏文 khjab-pa 义为“充满，包含”，skjob-pa 义为“救护，保护”，bskjab 义为“救护”，在意义上跟“桠”毫无关系。

侗台语跟藏文一样，也保存了“箸”的说法：

“筷子” 侗语 ɯo⁶ 毛南 tso⁶ 水语 tsu⁶ 仂佬 tɕɸ⁶

武鸣 taw⁶ 剥隘 tw⁶ 龙州 thu⁵ 傣雅 thu⁵

苗瑶语也称“箸”，如：

“筷子” 养蒿 ɬu⁶ < *dɔu⁶əu⁶

惟有泰语还保存了汉以前“桼”的说法：

“筷子” 曼谷 ta³kiap⁷

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侗台语和苗瑶语是汉藏语系中极密切的成员。美国学者白保罗在汉藏语系分类问题上的主张是不可信的。

德熙说：“汉麟为人忠厚谦逊，好学深思，治学严谨，作风踏实”。今天看来，这样的学风是比较难得的了，所以古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们编这本集子纪念他，不仅仅是表示对他的怀念，也包含着对他的学术品德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是为序。

邢公畹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 录

序·····	邢公畹 (1)
马汉麟先生生平 ·····	(1)
忆汉麟·····	张清常 (2)
难忘的记忆 无尽的哀思·····	游 珏 (6)
回忆恩师马汉麟·····	解惠全 (10)
深切怀念马汉麟先生·····	宋玉柱 (26)
永恒的怀念 ——记难以忘怀的马汉麟先生·····	杨成凯 (30)
广州话的形态词及其类别·····	刘叔新 (34)
存在句的延伸·····	宋玉柱 (51)
汉代的副词“颇”·····	徐朝华 (55)
古代抉择询问句式综述·····	王海葵 (76)
古代汉语偏难句型例解 ·····	董治国 (130)
《老乞大》和《朴通事》中的几个句法特点·····	邓宗荣 (145)
试谈语义特征的提取 ·····	马庆株 (159)
汉语处所成分的语序演变及其机制 ·····	洪 波 (171)
浅谈古汉语的总括范围副词 ·····	张亚茹 (208)
释古文字“盟”与古文化“盟” ·····	向光忠 (229)
谈古韵谐声表的歧异 ·····	冯志白 (245)

《尚书》的双音词	王延栋 (255)
成语问题四论	周 荐 (273)
论说联绵词	曾晓渝 (285)
几次“一步之隔”的反思	金昌吉 (298)
《十三经》单音节数词的谓词性功能	海柳文 (307)

文言语法和古代汉语语法	解惠全 (316)
古代汉语教材改革之我见	洪 波 (323)
“反切”教学一得	曾晓渝 (333)

后记	编 者 (340)
----------	-----------

马汉麟先生生平

马汉麟先生江苏泰县人。1919年4月出生，1978年9月去世，终年59岁。

1939年秋马汉麟先生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翌年转入中国语言文学系，1944年毕业。马汉麟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是高教战线上一名辛勤的园丁，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马列学院、南开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以及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等职。

马汉麟先生一生勤奋好学。大学时专攻声韵、训诂、文字之学，在清华大学工作时又研究甲骨文，发表了《关于甲骨卜问的问题》和《论武丁时代的祀典刻辞》两篇论文。1952年马汉麟先生开始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著有《语法概要》。1954年秋调南开大学中文系工作，担任古代汉语课的教学工作，开始全力钻研古汉语语法。先后发表了《古代汉语读本》与《古汉语语法提要》二书。1961~1963年马汉麟先生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为该书常用词通论组负责人，并负责执笔《古代文化常识》部分。

马汉麟先生所著《语法概要》《古代汉语读本》《古汉语语法提要》三书均为学习语法的入门书。内容简明扼要，重视揭示基本规律和学用结合。尤其是《古代汉语读本》自成体系，发表后受到好评。《马汉麟语言文字论集》包括《古汉语语法提要》《古代文化常识》及若干篇论文。

忆 汉 麟

张清常

1940 年秋我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是我与汉麟建立友谊的开始。

汉麟在当时除了品学兼优，还有一项特殊光荣：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面，唐兰篆额，刘晋年书丹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著录共 834 人（不包括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参加抗战工作的 295 人）中“应征翻译官”的第 231 名便是他。

汉麟是个开朗的人，也是个积极进取的人。向往光明、幸福，呕心沥血以追求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兴趣是多方面的，包括熟悉自然科学和艺术。文笔敏捷流畅，写得一笔好字。办理事务有条不紊，办得漂亮，也像是一幅好字画。

汉麟对于品德格调要求很高。为人认真严肃，直率爽快，文明礼貌，尊师重道。

承他称我为师，我当即表示不妥。第一，我不过痴长四岁，实不敢当；我能吃几碗干饭我知道。第二，清末兴办京师大学堂以来，大学生是由多种学科许多教师共同精心培养成长起来的。第三，汉麟在大学里的老师，其他科目不说，仅在文学方面，除了岳父游国恩先生之外，还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庸先生等；汉麟主攻方向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得大师罗常培、唐兰、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真传。第四，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汉麟的突出成就乃是他自己刻苦奋斗取得的。第五，汉麟能支持拙稿《周末的音名与乐调》、《李登〈声类〉与五音之家》，我很感谢，引

为知音。

尊师重道这一点在汉麟心目中占了极崇高重要的位置，不论发生任何轻微的一点点震荡，他的心灵都会难以承受。

汉麟生前已发表的专著《语法概要》（1957）及论文《论两面性的动词》、《新兴的“把字句”》（均1955）等三者乃是他在北京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担任现代汉语语法课程时的成果。

1954年秋，汉麟调到南开大学担任古代汉语课程，两年之间，教材已具规模，因此给他配了本系1956年夏季毕业生一名做助教。1957年秋，开始学习此课的1956年入学数名同学参加进来，齐心协力，编成《古代汉语读本》于1960年出版。这部给南开大学中文系树立了古代汉语课程独特风格的教材，是以“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包括语言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汉语史等课程及教师在内）编”的名义出版的。“文革”之后，河南中州出版社重刊此书，正名为马汉麟主编。

汉麟性格开朗，再接再厉，他参加了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的编写工作。1962年1月，我参加该书上册的讨论时遇见汉麟，他仍是笑口常开的。截至那时，他发表了古汉语方面论文八篇。

我自1940~1949年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1954~1957年在南开大学，1962年1月在北京，所见到汉麟的精神风貌就是如此乐观进取。

1957年4月内蒙古大学向南开大学借调我四年去开办汉语系，汉麟对此颇有疑虑，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实际上我从此在内蒙古滞留一十八年。

“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汉麟遭劫。1973年我从内蒙古回南开参加“以任务带教学”工作三个月，任务是参加北京商务印书馆《四角号码新词典》修订工作，我写了《工具书使用

法》讲义。见到汉麟与邢公畹先生两家挤在东村×号，他们的处境都很狼狈；汉麟老母尚在，更是雪上加霜。我们只谈杂事，均不涉及自己情况。

1974年我从内蒙古回南开参加“以任务带教学”工作三个月。这时汉麟迁居西南村，心脏病情况明显严重。安排他和我一起参加就南宋刊本《战国策》原书标点工作。他若来主楼教室，路程在常人认为很近，在他就须走很久而且坐在路边歇几歇；在教室工作紧张久坐，回家更是困难。因此决定请他安心在家，我们遇有难解决的问题时再由青年教师登门求教。我去看望过他一次，仍然是只谈杂事，彼此均不涉及自己情况。

1975年我从内蒙古回南开参加“以任务带教学”工作三个月，任务是随部分教师学生到北京商务印书馆，白天修订《四角号码新词典》，晚上给学生介绍方言调查常识，以便与在津由邢公畹先生所授方言课的学生汇合，到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红旗渠调查方言，其中由我作一次音韵介绍与之配合。我的任务既是如此，所以我由内蒙古直达北京恭候，我以为要与汉麟相见，只有等待来年了。

不料我这次承担的全部任务顺利完成之后，接到通知速回内蒙古办理离职手续与赴天津市委组织部办理报到手续，以实践1957年四方（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高等教育部与本人）协议，仍回南开大学任教。与汉麟会面，他很高兴地说：“没有想到你真能回来！”他说他正在重新研读《史记》《汉书》。而他的心脏病显然更加严重。

1978年初夏，南开大学召开了被中断多年的学术评议会讨论晋升正教授的人选问题，全体通过马汉麟等晋升正教授。9月汉麟病逝。

遗著《古汉语语法提要》于1980年出版，朱德熙先生的序言介绍了汉麟治学的范围、态度和特点。我们都认为汉麟这样杰

出的学者过早地逝去，确实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近 20 年来，我国学术研究各方面都在突飞猛进，1998 年是《马氏文通》问世 100 周年，也是汉麟逝世 20 周年。汉麟若尚健在，其成就会更大而影响将更深远，可惜……！

1997 年 10 月病中陆续写成

难忘的记忆 无尽的哀思

游 珏

明年9月9日是汉麟逝世20周年日。我们共同生活了30多年，他平生可追忆的事很多，但最不能忘怀的是他那对治学孜孜不倦、执著追求和对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忘我精神。

—

汉麟一生勤奋好学，直至生命终结。大学时期，他专攻声韵学，也钻研训诂学和文字学，对古典文学也很爱好。他旁听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汉乐府和唐诗以及朱自清先生的文学批评。他看到闻先生用声韵训诂文字之学解释汉乐府中的疑难字句，感到这是研究汉乐府的一条新路，于是试写了《两汉乐府古辞臆解》的长篇文章，又写了《晚唐诗人杜牧》以及《说空灵》《六义与四始》和《“登高能赋”与“登高必赋”》等数篇文学批评杂论，受到二位先生的好评。他也偶尔写作旧诗、词、曲。尤其对李商隐的诗和宋词有浓厚的兴趣。此外，他还选修过中国哲学史和美学等课。

工作以后，汉麟更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直至呼吸停止。文革期间，他处境困难，照样深夜灯火通明伏案夜读。他把窗帘拉开，让窗外行人对室内看得清清楚楚。他说让红卫兵知道我不是在搞阴谋诡计（那时红卫兵经常经过窗下）。学校修筑人防工事，值夜期间，他重新通读段注《说文》，并在书眉上补充了一些笔记。1978年秋天，他病重住院，床头还放着《汉书》、钢笔和笔